

凍解

著 若 蔓 蕭

行 印 店 書

凍解

著 若 蔓 蕭

第一節

原书空白页

卡車像一匹調皮的馬兒似的，一路嘶啞着喉嚨叫喊，一路任性地蹦蹦跳跳，從不肯合拍地規規矩矩跑。好容易一看見前面的城角，它就發狂般拚命叫自己震跳一下，然後帶着一種打死它也不願再動一步的，緘默的，無賴的神氣，在地上生了根。好像說：

「那不是，各人走去好囉。」

車背上，這就跳下三個穿軍服的人來。同樣的草綠顏色，同樣的腰皮帶，同樣的沒有胸章或領章。他們却是三級跳躍式的官階：上士勤務，少校祕書，上校處長。他們的名號，從上到下：鍾勳烈，吳濤，王福生。都一齊用着不滿的眼光，打量了這搗亂的傢伙一眼，含恨地跨動着各自的脚步。

他們沿着城外一條小街道走着，爬動在那破毀的，荒廢的，淒涼得叫人想開快跑的地帶。到處是站在露天底下的殘缺的牆壁，門和窗的大洞，張着嘴巴在哈冷氣。

處是燒焦了的，懸掛在半空中的樑柱，長伸着叫化子般的，向人乞憐的手膀；到處是瓦礫堆，那里面還看得見衣櫥，碗櫃，床鋪什麼的屍骸……這整個的景象，彷彿一個什麼可怕的巨大的惡魔，曾用隻手亂抓過一通。人，沒有了，店舖，沒有了，喔呢噀的或汪汪叫的動物也不見一隻。滿街只活動着一種惡心的怪味兒——焦臭的，死亡的，和別的一切不吉利的東西的混合氣體。

「噲唔——」走在最前面，微微躬着背樑，架着近視眼鏡的鍾處長，不時用隻手罩住嘴巴，好像在玩一件什麼新發明的樂器，他的鼻管子這就發出那麼一種怪聲調。可是，沒有應和。

他罵了：

「混蛋！」

「唔，真是……」跟在他後面的吳濤，不過意似的，應酬地動了動嘴。

瓦塊在腳底下碎碎地哼叫着。幾雙腳板都下得非常輕，彷彿怕它們會踩着了什麼

危險。

轉了一個彎。

「噲唔——死人臭。嗨！」前面的人，忽然發一聲喊，他站住了。一大羣紅頭蒼蠅，突地旋風似的，向他們包圍了過來。

這是一羣聲勢浩大的，強悍的神鷹部隊，顯然特地埋伏在這兒，担任着襲擊的任務的。現在，它們等候到了敵人，就毫不猶豫地從四面八方向他們圍攻。

鍾處長一邊吃驚地呻吟着，吐着口水，同時叫兩隻手護衛着他的腦袋，在近視眼鏡後面細眯着一雙惶惑的眼睛。可是，當他們一面抵抗，一面前進還不到十步遠，紅頭蒼蠅的兵力却更加雄厚起來。剛才的好像不過是斥候或者尖兵，現在，才和它們的主力接觸了。那成千成萬的矯健的飛將軍們，結成了強固的一大羣，滿街上彷彿在騰走着一團活了的雲霧。它們用着固執的，陰險的，邪魔的，幾乎聽不見的轟隆隆的吼聲，用着沉默的，狠毒的，決死的憤怒和英勇，牢牢地把他們圍困起來，攻擊他們的全身，特別是他們的頭部。

鍾處長完全發慌了。他的嘴巴胡亂地「啞！啞！啞！」的叫着，摘下了頭上的軍帽，

當作防禦的武器。吳濤在地下拾起了一根竹棍子，玩耍花槍一樣，拚命在空中亂舞着，紅頭蒼蠅們碰在竹棍上，雨點似的噠噠噠地響。

「王福生！你還不到前面來！」鍾處長給窒息般地，好像他是悶在一隻罐子里，掙出了聲來。

吊在最後頭的王福生，這就怪聲地應了一個字音，趕緊跑到前面去了。他從身上脫下一件軍服，瘋狂似的在空中揮打，保護着他的長官前進。

運氣好，他們畢竟逃出了蒼蠅部隊的重圍，雖然鍾勳烈處長這時已經滿頭大汗地喘着氣。他的嘴巴忙碌着，又要罵混蛋，又要吐口水；還得叫他的近視眼睛四方警戒着，隄防第二次的遭遇戰。

「混蛋，吐！他媽的把我們當成死屍！」

一家歪歪斜斜的店家的門口上，貼着一張字條；

「第×××師××處嘉定留守處」。

王福生推開了那半關着的木板門，讓這兩位官長首先跨了進去。

屋子里坐着的三個人，連忙站起身來。

「哈，處長來啦！」四方臉，右邊太陽穴上，肉皮和頭髮交界地方有枚猶青色，銅錢般大的疤痕的一位，熱情地點頭招呼着。

「怎麼，你們都在這里？」鍾處長兩隻手搓着才在一條板凳上抹下來的灰，王福生就開始四處奔跑，想找到一條抹布。鍾處長坐下去：

「算啦，老太爺！」他轉過頭來，「你們爲什麼不到前方去？」

「我昨天才來的，來迎接處長，哈哈……」四方臉說。

「廖處員呢？」

那被問着的，年紀不過三十左右，却是一個精光禿頭，一雙瞇瞇似的小眼睛，蒼白的臉：

「我的病……」

「你的病還沒有好？」鍾處長心里却在罵着：「混蛋，搞一身的花柳病！」

然後他把頭一偏：

「喂，跟你們介紹一下，這就是新派到本處來的吳秘書；這是舒心寒，舒處員；廖恆通；葉全德。」

忽然，他向門外望了一眼，想起了剛才的境遇，又惡心地吐着口水，摘下他的近視眼鏡，拼命用手絹擦着，彷彿那上面還停留着什麼穢氣。

大砲聲，隱約地不時從遠處傳來，穿過那沉默的，黯澹的空氣，好像透過一個遲鈍的，乏光的夢境。每一聲砲響，吳濤總莫名其妙地要抬起頭，望望這屋子的上空，似乎在研究那砲聲是從這屋頂或牆壁的哪一個空隙傳進人的耳朵里。飛機的洪洪聲，不知又從什麼地方響起來了，那聲音，好像一隻沒法比擬的氣球，很快地愈脹愈大，一剎時變成了山崩一樣的吼聲，就從這房頂上滾過去，震得全部房屋都在打抖。一道陰影映過屋頂的玻璃瓦，在地上劃過。屋子里的人，趕緊閉住了說話的嘴，微微歪着頭，看有冇有炸彈的響聲。

鍾處長正想用「混蛋」來報復，第二次的洪洪聲又吼噪了起來。於是，彷彿從此已得了勢，越漸越頻繁了，它們不斷地在房頂上咆哮過來，又咆哮過去，鋪張地，

誇耀地，滿天空給攪得一團糟。

吳濤，心神不安地坐在那兒，每一次那暴躁的洪隆隆的聲響一從頭上吼過，他的心子就緊的快要炸裂，呼吸也有些困難的樣子，終歸於叫 he 似乎想發瘋，想大聲號咷，想抓住一件什麼東西就跑。過會兒他便催促一遍：

「我們走吧。」

「好，我們走吧，」烈勳鍾救了他，「這地方——混蛋！」

葉全德是留守的，廖恆通有病，現在是鍾處長，吳濤，舒心寒和王福生一同上了路。

一離開那破敗的，恐怖的嘉定城，走上那空曠的，寬闊的公路，吳濤的心境便豁然開朗起來了。他有意讓鍾處長舒心寒他們走在前面。那兩個先是一前一後的走着，後來他們並排在一起。舒心寒一路纏着鍾處長，說着，笑着，像隻猴子一樣，從鍾處長的這邊跳到那邊，彷彿就要跳到別人的肩膀上去。

吳濤獨個兒吊在後面，呲胸口挺開，深深地呼吸着。秋天底下的江南田野的風

光，的確是美麗的。到處似乎都碰得見「詩意」。瞧，多麼廣闊的稻田，黃金般的海浪一樣，一直泛瀾到遠方，淹沒着四野的村莊和林樹。小河無聲地在田地裏四處穿流，嘻笑着吸下一片藍天。幾株赭紅的低矮的桐樹，歪在那兒的橋頭，好像喝醉了的朋友，在打賭誰敢先走過橋去。這邊，稠密的林子結成了一片綠的雲，在碧玉一般的天空底下，似乎在緩緩浮動。雪白的莊院的一角客醬地晾在那兒，待會兒，那綠的雲一過去，就可以出現全部的村莊。青蛙癩洋洋地在稻田里說着蠢話；蜻蜓成羣結隊飛渡着無邊的禾稻的海洋……

吳濤可沒有心情做詩。他給公路上的熱鬧的場面集中了注意。

公路上，斷斷續續地來往着兵士，更多的是從前線下來的傷兵。有的是躺在担架上的，死人一樣蓋着污黑的軍毯；有的拄着竹棍，一路呻吟着慢慢搬動腿脛。血點子在路上連接着，交叉着，像誰故意畫上的一條條沒有盡頭的虛綫。有的已經污紫了；有的還緋紅着，新鮮地在冒着生命的熱氣。

吳濤一面瞧着那些受傷的戰士從他身邊走過，一面有意選擇着路，照着血迹踏有

走。他的鼻管莫名其妙地酸着，心里不知湧起了什麼一種滋味兒——好像是喜悅，又好像是悲哀。

「我是在踏着戰士的血迹前進啊！」他輕輕動着嘴巴，小聲地歌吟着，眼淚水已經滾進了眼眶。他用牙齒咬緊他的下唇。

在前方，隱約地聽得見了機關槍的聲音——開開開開——開開開開……單調而瑣碎。

吳濤追着了走在前面的一個傷兵，一隻手膀給綁腿布掛在胸口跟前。

吳濤和他並排走着的時候，問：

「同志，怎麼受了傷還朝前方走呀？」

那個望了他一眼：

「後方登不慣！」

「唔，怎麼……」

「住在嘉定臨時後方醫院里，給他先人，氣悶得慌，只住了五天，不幹了！」

「手膀受了傷？」

「輕傷，沒關係，快好了。」

「又回前綫呀？」

「對啦，一天不聽見槍聲，就難過得很呢，嘻嘻。」

吳濤聽那傷兵是他家鄉的口音，就和他講起同鄉來。對方一聽說是同鄉，也份外親熱了，問別人是哪一縣，也介紹出自己的小地名來。

「流山？哈，我熟得很！」他跳過身向着吳濤，「二十二年我還在那兒耍過好幾個月呢——好地方，好碼頭！衙門口的粉蒸牛肉是出了名的，還有老親家的乾酒。我每天差不多都要打半斤兒，帶到牛肉館子去吃得醉醺醺的。還有小東門城牆邊兒的案桌（註），哈哈……到過我們敝碼頭麼？沒有？以後回家的時候，請到敝縣來參觀參觀。」你只要在北門大街問聲劉青雲，沒有一個不曉得的，銜他先人，飛機又來了。」

他們在公路旁邊一根小樹底下住了腳，監視着天上的三架飛機從頭上飛過，又繼

續走他們的路。

「你怕飛機麼？」吳濤問，在地上拾起一根竹棍子。

「禽他先人，就是飛機討厭。啊，在前綫，它們真飛得低，就在頭上——嗡嗡，嗡嗡！哈，一跳出工事就可以把它抓下來！日本的步兵，老子們倒沒有放在心里，你看，有一天總要抓一個把活的來逗着玩兒！」

「怎麼玩法呢？」吳濤歪着頭，瞧着這人的筋瘦的，却又似乎頗爲硬朗的，黑黑的細頸子，覺得很感興趣。

「法子早就想好了：用根棕繩子把他狗禽的套着，像爬兒狗一樣，一天牽着這裏走，那里走——用四隻脚在地上爬着走，兩隻手也叫他變成兩隻脚。看見人就命令他打個滾兒——打滾兒！媽的，你彈麼？就跟他一脚；還做條假尾巴跟他栽在屁股上。晚上呢，關他在豬圈里跟豬一堆睡……。」

劉青雲不動聲色地說着，好像在敘述一件平常的家屋事。吳濤心里想：這傢伙真是異想天開。

忽然，那傷兵響亮地咳一聲嗽，吐口痰在路上：

「呸，分路啦，再會再會！」

他向着右手邊一條小路走去了。吳濤很有些捨不得似的望着他一直走到那小路的盡頭，像跳一樣跨過了一道水溝。

同行的人老遠在前面去了。那兩個並排走着的，已經不容易判決哪一個是鍾處長，哪一個是舒處員。吳濤趕緊開着小跑，追上了他們。

現在，他們一道兒離開公路，穿進由林木的濃蔭所封固着的一條小路上了。柏樹，榆樹，桂花，竹叢，籬笆……給道路搭起了涼棚，陰幽幽地，叫才從那乾燥的公路上來的行人特別感到愜意。村莊靜悄悄的，藏在樹林里。小溪給野草照得翡翠般綠，穿着林木，打起笑渦兒流過。人走在小木橋上，發出清脆的悅耳的聲音。輾米槽閑空地在農家的屋角上躺着。一隻牛站在籬笆後面，豎起耳朵，專心聽着外面行人的腳步聲，用短尾巴打着蚊子。鳴蟬拉長着喉嚨，噪得人想打瞌睡。

機關槍聲却也更見聽得清楚了，枯燥地，空洞地，毫無感情地響着，像頑皮的孩

子，不怕手軟，老在敲打著木梆。它們給隔在樹林的外邊，和天上的飛機聲一樣，對人們似乎一點兒關係也沒有。在那些幽靜的院落里，看不見一個老百姓，他們大概全都躲在屋子里，藉著這深厚的樹林作掩蔽，彷彿就可以隔絕一切的災殃。

吳濤這時候，倒的確給這優美的鄉村風景所陶醉，想做詩了。可是畢竟還是沒有做。他只連連地在自己心里感歎著，覺得這些地方，就是他的家鄉比起來也實在差得太遠。他想，要是日本人的鉄蹄真踏到這里來，那是太可惜了！

走過一段路，他們又漸漸發現了傷兵和散兵，都在樹蔭下面橫七豎八地躺著，坐著。有的在天南地北的撩著天；有的熱鬧地做著香烟和餅子的生意。賣主和僱客都是兵，一塊破門板陳列著各式各樣的貨色擱在地上。有的毫無掛礙地圍坐一團在打著紙麻將，賣力地叫著吃進一塊嵌張，或者碰到一塊白板。有的却怪聲怪氣地唱著：「月兒彎彎照樓台，打個阿瞞瞞呀——睡來，瞞睡蟲——又上——來了，嚶啾，嚶啾，嚶啾，嚶啾……」

忽然，一亮，樹林邊展開一片光天。舒心寒指著前面一所小房子說：